

# 碧巖錄講義

(上)

■ 王進瑞

## 鏡清啐啄之機

**垂示**

道無橫徑，立者孤危。法非見聞，言思迥絕。若能透過荆棘林，解開佛祖縛，得箇穩密田地，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窺無門。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說而未嘗說，便可以自由自在展啐啄之機用殺活之劍。直饒恁麼，更須知有建化門中，一手擡一手搦，猶較些子。若是本分事上，且得沒交涉。作麼生是本分事，試舉看。

△本則公案原文書在大正大藏經第四十八卷一五六頁上段。

這一段垂示是圓悟禪師所講的，內容自成五節。「道無橫徑……言思迥絕」是第一節，說明大道全一，並無許多岐節。「若能透過……外道潛窺無門」是第二節，說如果學人能夠契合大道時的情形。「終日行……用殺活之劍」是第三節，是本則公案的中心問題啐啄之機。「直饒恁麼……猶較些子」是第四節，是說明師家接化學人手段。「若是本分……」以下是第五節，即本則公案的結論。

「道無橫徑，立者孤危」。道是佛祖的大道，宇宙的本體，人人不可須臾離的，本書第二則「趙州至道無難」裏面，趙州禪師就是把三祖僧璨禪師所作「信心銘」的頭二句「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拿來作公案。這種道真是無難亦無橫徑岐路。孟子離婁上篇亦說「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亦是說明至道無難的道理。在這大道上存在的一切，即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與非人均具有其獨立自尊的價值，叫做立者孤危。花亦獨立，月亦孤危，眉毛橫在應有的地方，一切諸法各具天真應有的獨立

性質，無一物可以干擾，孤危就是孤高峻嶮之意，山高峻嶮無法攀登即是有其獨立自尊的氣概。「法非見聞，言思迥絕」。法即是道，天地萬有的本體，宇宙的根本原理。這種根本原理在中國自儒教、道教以來均稱為道，可是在佛教即稱作法，即佛、法、僧三寶中的法。這種根本原理是遍滿全宇宙的。是絕對的。所以像世間人以一般的見識是無法看見、無法聽聞的，或者要用言語說出或用學解思量，亦是沒有辦法的。「若能透過荆棘林，解開佛祖縛，得箇穩密田地」。荆棘林就是障礙佛道的煩惱妄想，即前句所說的見聞言思的意思。應該要透過這些荆棘林的障礙，可是用甚麼方法來透過荆棘林呢。這種方法必須要用佛祖修行的方法，像念經、坐禪、悟道等等，勤用這些佛祖修行的方法才能透過荆棘林。但是使用這些方法能夠透過荆棘林以後，如果仍被這些佛祖的方法縛着，即是修行有修行之想，成佛有成佛之想，開悟有開悟之想的時候，即墮入佛見法見的束縛，仍未達到超脫自由境地。所以還須要脫離解開這種佛祖之縛，始能夠獲得大

徹大悟，自由自在。能獲得這種自由自在境地即所謂得箇穩密田地。「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窺無門」。諸天捧花有一則故事出在本書第六則雲門日日是好日裏面，雪竇頌說：「空生巖畔花狼藉」。就是說：空生即佛十大弟子之一，解空第一之須菩提尊者正在巖窟中坐禪時，帝釋天曾散花讚嘆其悟得般若空理。可是當時二人的對答是這樣的。須菩提說：「我未嘗說一字，爲甚麼尊重我說般若而來讚嘆散花」。對此帝釋天答說：「尊者無說，我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般若」。由此看起來須菩提尚滯執於不說之空，倒不如帝釋天所說無說無聞空之徹底。須菩提雖然受帝釋天散花讚嘆，其實反被嘲笑一樣。又洞山良价禪師有一位嗣法子雲居道膺禪師，到洞山後受師允准結菴於三峯山，離開本寺有一段距離。但每日午齊時却要回寺赴齋堂。有一次經過三天均不回來赴齋，洞山禪師即問爲什麼三日不來赴齋。道膺說：「每日自有天神送供，所以不回來赴齋」。洞山聽了這句話就很傷心說：「我看你將來是要繼承我的人，你還有這種未了脫的見解存在着，才被天神看中送供給你的。好，你晚間來一趟」。某晚上道膺到洞山方丈室去。洞山問：「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道膺在其言下大悟。自此以後道膺回到菴室宴坐，天神就不敢再來。故事出在「洞山悟本禪師語錄」。大正藏四十七卷五一三頁中段。以上可見由天神供養或受其散花並不是榮譽事，禪的修行人自應避免。如果修到得箇穩密田地人，自然諸天神亦無從獻花，而且其他善魔、惡魔以及諸外道等亦是望而生畏不敢窺探。「終日行

而未嘗行，終日說而未嘗說」。大悟大徹獲得穩密田地的人，因爲心無所得，一切了脫，逢茶喝茶，逢飯吃飯，終日行動一如大眾，絲毫都無裝模作樣，使人看不出他是大悟大徹的人，這就是終日行而未嘗行。又釋尊曾說：「四十九年一字不說」，大悟的人所說均是對機說法，舌頭無骨，毫無說相又無語相，所以終日說而未嘗說。「便可以自由自在展啐啄之機用殺活之劍」。啐啄是本則的眼目。按鷄孵化時小鷄欲出以嘴吮卵殼聲曰啐，母鷄欲令出而以嘴啄破卵殼曰啄。母鷄小鷄啐和啄應於同時，否則小鷄不但不能出，尙且會有死在殼內的危險，這二字用以學人請師開發喻爲啐，師開發學人喻爲啄。彼此應機緣相投，啐啄同時，學人才能夠打破漆桶獲得開悟。這句就是說，有這樣得箇穩密田地的人，始能自由自在現出其濟度衆生，接化學人的大機大用。展啐啄之機，用殺活之劍就是大機大用的形容。「直饒恁麼，更須知有建化門中，一手擡一手搦，猶較些子」。雖然會展啐啄之機，用殺活之劍，可是仍須要知道建化門就是建立化導衆生的方便門，有的時候把手擡高，有的時候把手抑下，有這樣對機說法，應病與藥的手段，才有作宗師的資格。「若是本分事上，且得沒交涉，作麼生是本分事，試舉看」。這種一手擡一手搦是建立門，第二義第三義的化導衆生的方便方法。但如果是本分事者即不是這麼容易，像這樣的方便手段就不容你使用。那麼甚麼是本分事，在這裏有一則公案，舉出來給你們看看。

### 本則

舉。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

無風起浪作什麼。儻用許多見解作甚麼。

清云：還得活也無。

割。買帽相頭。將錯就錯。不可總恁麼。

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相帶累。撐天挂地。擔板漢。

清云：也是草裏漢。

果然。自領出去。放過即不可。

本則公案是道慧禪師和僧的問答的。道慧禪師温州永嘉人。姓陳，在本州開元寺出家受具後，往各地方叢林去徧參，最後到雪峯閱義存禪師，見面的時候雪峯問：「你是甚麼地方的人」？

道慧答：「是温州人」。雪峯說：「那麼和一宿覺是同鄉人了」。一宿覺是永嘉玄覺禪師的別號，因和六祖惠能禪師見面問答時就被六祖印證其開悟，宿一夜就離開六祖，所以被人稱呼爲一宿

覺。其傳記在本書第一則，本則後面的評唱裏有介紹請翻看。對雪峯這句話道慧却不肯接受，不願沾一宿覺同鄉之光，答說：「一宿覺是甚麼地方的人啊」。表示他和一宿覺無關，他有他的獨立自尊處。雪峯聽了很滿意說：「好！好！好！應該要打你一頓棒，且放過你」。有一天道慧請問雪峯說：「古德是不是僅用以心傳心」。雪峯答說：「對，但是還有兼不立文字的語句」。道慧再問：「不立文字的語句是如何傳法呢」？雪峯直是良久不語。良久不語即是不立文字表現。道慧隨即禮謝。有一天雪峯示衆說：「堂堂密密地」。一山大象均不會其意。道慧出來問：「是什麼堂堂密密地」。雪峯起立說：「你講甚麼」？向上宗乘事豈能容你插嘴。因此道慧退步而立。雪峯再垂語說：「此事（即向上宗乘事）真是這麼尊貴，亦是這麼綿密」。道慧答說：「道慧自到本山以來已經數年，還沒有聽說和尙這樣的慈悲示誨」。雪峯說：「向來雖然沒有這樣說過，今天已經說出了。是不是對你有所妨害嗎？」道慧說：「不敢，這是和尙不得已所說的」。雪峯說：「不，這是你使我不得不說的，這樣師資契入，嗣後，福建境內都以小慧布衲即小道慧和尙稱呼他。道慧嗣雪峯的法以後，便往各地名山行腳，最後到達越州，即現在浙江省紹興縣治的鏡清寺時被請作住持，宣揚雪峯禪旨。以後即被人稱作鏡清道慧禪師。當時在該地方有一位文才很好的人叫做皮光業，係唐咸通進士署翰林學士皮日休的兒子，這位皮光業據中國人名大辭典第二一一頁的記載：十歲就作文章做得很好，且儀容美又會談論，大家都以為神仙中人。可見其人品非凡。少年時曾在吳越王錢鏐府內當差事，後來吳越建國後即升為丞相。這位皮光業就經常到鏡清禪院拜訪道慧禪師，後來對人說道慧禪師者其高深的見解使我也無法窺其極等語。吳越王錢鏐初見道慧禪師後歎說：「真道人也」。一見就很敬慕即請在其王府中常開禪會，並請居天龍寺並賜順德大師號。錢鏐之子元瓘亦繼父志篤信道慧禪師，新建一大禪院名龍冊寺，迎請禪師為開山第一代。至於後晉高祖天福二年公元九三七年八月示寂。世壽七十四。道慧禪師傳記出在景德傳燈錄卷十八，大正藏五一卷三四八頁下段。又在宋高僧傳卷十

三，大正藏五十卷七八七頁上段。

現在講解本則。有一天鏡清道慧禪師的座下有一位學僧，向道慧禪師說：「我從卯殼裏面要啐，請師由外面給我啄」，這位學僧就是藉啐啄之機來請求道慧禪師給他一個啓示，使他早日打破漆桶獲得開悟。因為道慧禪師常常提起啐啄之機的話訓示大眾，諸方禪林亦批評說，鏡清門下有啐啄之機。這種風評很有名，才有這位學僧提起這種話，可是各位想一想，這位學人的請求對不對。本身要開悟他人能夠給他開麼，本書第六則黃蘗禪師亦說過：不道無禪只是無師，無師的意思就是天下間沒有一個師父能夠給其徒弟開悟的，悟不悟並不是他人事，他人對你的悟不悟無能為力。祇要你自己珍重時光坐禪辨道，時機一到不假師父的啓示亦會開悟的，像香嚴智閑禪師在瀉山會上，怎樣請示瀉山都不肯對他指示，瀉山說：「我說的是我的見解，與你有何益」。因此智閑泣辭瀉山在南陽山中結一茅舍自修，一日在山中芟除草木中，一個瓦礫擊竹作聲，才如夢初醒，了却終生疑團。即沐浴焚香遙禮瀉山說：「和尙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却，何有今日事。」就是說今日能得大悟就是和尙過去不肯對他說所致。這是很著名的「香嚴擊竹」的故事。出在景德傳燈錄卷十一，香嚴智閑禪師傳裏面。另一方面師父助徒弟一臂之力使之開悟的亦有。可是這種情形是徒弟禪機已經修到成熟，差一步就能開悟的時候，師父當然會知道，不等徒弟的請求師父亦會給他助力的。悟境修到甚麼程度，為師的人觀察徒弟一舉一動便會覺察，如果不能覺察徒弟所修的程度，即不是明眼的師父了。這種師父的助力，不一定是言句，有時或喝，有時或打一打，或用一推，不限定其方法。因時制宜，總是在徒弟料想不到的時候，助其開悟。鏡清啐啄之機亦是這樣。在徒弟禪機成熟時，啐啄應於同時，不前不後才有效果。如果禪機不成熟，怎能請師父啄，決不會允許的。這位學僧趁時髦，想要蒙混請師父給他一啄，可是事實上不那麼容易瞞得過道慧禪師。道慧禪師問他說：「還活得沒有」。其意思就是說，你要求我給你一啄，不是我慳貪不給你啄的。因為如果啐啄不同時，像小鷄會在卯殼裏死一樣，如果我一啄時

你尚未到成熟，恐怕你會喪身失命的。所以我先問你，你現在還活着沒有。這位僧却亦有幾分氣骨，向道慧禪師答說：「如果不活着豈不是會被人怪笑」。所答的話却有幾分道理，可是愈講得有理，却背道愈遠了。禪不是言句思辨情解所能解決的。愈想用這一些解決，愈不對了。道慧禪師對答說：「也是草裏漢」。其意思是說，我道是一位向孤峯頂上走的好漢，却不料也是在妄想的草堆裏滾的無聊漢，和啐啄同時的機緣差得太遠了。

其次我們來看圓悟禪師的著語。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的下面有二句、第一句「無風起浪作什麼」。動靜一如大眾，大眾念經時跟大眾念經，大眾坐禪時跟大眾一起坐禪。其餘的時間看你是甚麼執事、知客、維那、典座、園頭，照各人所領的工作認真去做，担水搬柴莫不是悟道好因緣。歷代祖師都是在這樣平常的工作中悟道的。機緣一到不想悟亦自然會悟，何必無風起浪妄求開悟，求亦沒有用。第二句「爾用許多見解作什麼」。悟道不在於思量情解，你用這樣多心思求悟道，愈求愈被妄想分別纏縛，離悟愈遠了。清云還得活也無的下面有四句，第一句「割」。割

### 評唱

鏡清承嗣雪峯，與本仁、玄沙、疎山、太原孚輩同時，初見雪峯得旨。後常以啐啄之機，開示後學，善能應機說法。

這一段是圓悟禪師所講的評唱，先介紹鏡清道慧禪師的經歷。圓悟說：鏡清是雪峯義存禪師的法嗣。在雪峯修行的時代，曾和白水本仁，玄沙師備，疎山匡仁（又名光仁），太原孚等輩交往很深。其中白水本仁，疎山匡仁是洞山良价禪師的嗣法門人，

玄沙師備，太原孚是雪峯的高徒，（其傳記在景德傳燈錄卷十八、十九）。鏡清後來在雪峯嗣法以後常常以啐啄之機開示後學，善能應機說法。又本書第二十三則，第四十六則又有鏡清的話，請各位翻看。

「示象云，大凡行腳人，須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方稱衲僧。如母欲啄而子不得不啐，子欲啐而母不得不啄。有僧便出問，母啄子啐，於和尚分上，成得箇什麼邊事。清云，好箇消息。僧云，子啐母啄，於學人分上，成得箇什麼邊事。清云，露箇面目。所以鏡清門下，有啐啄之機。」

鏡清示象說：凡要真實學禪行腳的人，須要具有啐啄同時的眼睛。即是在師家開示的時候，能看透其急所肝要的端的，有這

樣一隻眼。而且並有啐啄同時用，即是能夠對上面肝要的地方，表現適合時機的活作用才稱得上衲僧。這種情形好像是孵卵的

是削竹刺入的意思。喻鏡清這句答話是像以竹刺入這位問話的僧心內一樣。第二句「買帽相頭」。要買帽子的時候須要買合適其頭大小一樣，鏡清這句答話很合適問者的話。第三句「將錯就錯」。所問的話是不應該問的話，因此將錯就錯將不應該講的話答他。第四句「不可總恁麼」。圓悟警告座下大眾說的話。這種對答總是不對，不要作這樣子的對答。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的下面有三句，第一句「相帶累」。這位僧說若不活遭人恥笑，除了鏡清以外還帶累到第三者身上去了。第二句「撐天拄地」。這位僧所講的話大言不慚，好像有撐天拄地的氣概。第三句「擔板漢」。真是知一不知二的莽漢。清云也是草裏漢的下面有三句，第一句「果然」。果然被鏡清看破了也。第二句「自領出去」。圓悟嘲笑鏡清說，像這樣的擔板漢何必理他呢。亦不必說他是草裏漢。如果你放下去還要理，這句草裏漢是你鏡清的份了，請你自己領出去。第三句「放過即不可」。圓悟警告座下學人說：這則啐啄之機大家不要放過，放過即不可。

時候，時機一到母雞從外啄時小雞不得不由內啐，小雞要啐的時候母雞不得不啄，這種內外啐啄，無分秒的相差同時進行一樣。對上面的垂示後，有一位學僧便出來向鏡清問：「母啄子啐的時候同時進行，母雞小雞均無念無想，亦不得說那一邊有甚麼功勞。在這個師資契合的時候爲師的和尙分上，有甚麼所得可說」。對這問鏡清答說：「好箇消息。」其意思就是說：啐啄同時的時候，並無母雞和小雞的想，時機一到站在應啄立場的母雞應當啄下去，站在應啐立場的小雞應當作啐，像這樣子一樣，如果學人時機成熟時爲師的一看便知，要做甚麼當作甚麼，如擊石出火使學人脫落桶底，大悟大徹去。這個時候，並無師父和學人二邊

「這僧亦是他們下客，會他家裏事，所以如此問。學人啐，請師啄。此間洞下謂之借事明機。那裏如此，子啐而母啄，自然恰好同時。鏡清也好，可謂拳踢相應，心眼相照。便答道，還得活也無。其僧也好，亦知機變。一句下有賓有主，有照有用，有殺有活。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云，也是草裏漢。一等是入泥入水，鏡清不妨惡腳手。這僧既會恁麼問，爲什麼却道，也是草裏漢。所以作家眼目，須是恁麼。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若恁麼便見鏡清道草裏漢。」

圓悟繼續說：這位僧亦是鏡清門下的禪客，當然知道鏡清啐啄之機的作風，所以才趁機出來問，想要蒙混鏡清給他一啄。即向鏡清說：「學人會啐了，請師給我一啄」。這種問法是曹洞宗宏智正覺禪師所擬定四借問裏面的第一、借功明位問。這種問是借目前現象的作用顯明其本體爲目的。（請看人天眼目卷三，大正藏四八卷三二〇頁中段）。就是這樣子，子要啐時母將啄，子啐母啄自然恰好同時，才能夠顯明本體即本來面目的境界。可是鏡清並不好瞞，你用拳來我用拳去，你用腳踢我亦還你，像這樣心眼相照，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便答道：「還活着沒有」，這句是很辛辣的諷刺話。幸好這位僧亦知機變，在鏡清的一句下有賓

之想，祇是師資契合，大道現成而已，那裏有一邊得個甚麼的消息。這位僧仍不厭其詳地再問：「相反地在這個子啐母啄的時候，學人分上，有得個怎麼樣的事沒有。」對這問鏡清答說：「露個面目」。其意思就是說：啐啄同時的時候，即是本來面目的現前了。學人啐的時候，正和師父的玄機妙契即通，師一啄的時候，正使學人本來面目全露。這個時候，並無主客，前後等相對觀念，師父的玄機即學人的面目，學人的面目即師父的玄機，二而不一，面目全露，因此在當時的禪林中大家都知道鏡清門下有啐啄之機的作風。

有主，有照有用，有殺有活的裏面，僧答說：「如果不活着豈不是會受人怪笑。」可見這位僧亦有幾分氣節。鏡清還說：「也是草裏漢」。這句話雖然亦是要救這位僧慈悲落草的話，可是鏡清這種手段却有一點辛辣悵切的氣味。這位僧既然會這樣問。爲甚麼鏡清却說也是草裏漢。這是因爲作一位有力量的宗師當然須要具有這般辛辣悵切的手段才對所致。禪的問答商量應像擊石出火，似閃電出光一樣，間不容髮，不容一繫思量情解的餘地，不管你有沒有後機能夠悟得或悟不得，總是未免喪身失命。甚麼手段言句都來不及的絕對境地。應有這種超越迷悟，凡聖，即大死一番處才能夠見到鏡清草裏漢的真意。

「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南院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猶是學人疑處。南院云：「作麼生是爾疑處。僧云：失。南院便打，其僧不肯，院便趕出。僧後到雲門會裏舉前話。有一僧云：南院棒折那。其僧豁然有省。且道，意在什麼處。其

僧却回見南院，院適已遷化，却見風穴。纔禮拜，穴云：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底僧麼。僧云：是。穴云：爾當時作麼生會。僧云：某甲當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穴云：爾會也。且道，是箇什麼道理，這僧都來只道，某甲當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因甚麼風穴便向他道，爾會也。」

園悟繼續說：臨濟禪師法嗣興化存獎有一位高徒，名叫南院慧顛禪師，因曾住汝州寶應，亦稱寶應禪師，其傳記雖然不太明瞭，但其機峯很銳利。景德傳燈錄卷十二（大正藏五一卷二九八頁）有關於師所說啐啄之機的因緣，列出來給大家作參考，南院慧顛禪師有一次示衆說：「現在各禪林間對於啐啄之機的問題。有許多人都提出來商量，可是大家都是僅具有啐啄同時的體而已，尚未具有啐啄同時的妙用」。其時即有一僧出來向南院問：「甚麼是啐啄同時的妙用。」南院說：「有力量明眼的宗師不啐啄，因為作像這種事的時候已失了啐啄之機。啐啄是在像擊石出火，閃電出光，間不容髮的時機所作的。如果有意識地去做時便失其機了。所以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了。」這位僧說：「學人對和尚所說上面的話尙有疑問。」南院說：「你有甚麼疑問儘管說。」僧說：「失」。其意思就是說像和尚這樣說便是失了第一義了。南院便打。這位僧可見具有相當見地。但南院的打更超越

「後來翠巖拈云，南院雖然運籌幃幄，爭奈土曠人稀，知音者少。風穴拈云，南院當時，待他開口，臂背便打，看他作麼生。若見此公案，便見這僧與鏡清相見處，諸人作麼生免得他道草裏漢，所以雪竇愛他道草裏漢：便頌出。」

園悟再介紹翠巖守芝禪師，翠巖是南院的玄孫，其系統是：南院慧顛——風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陽善昭——翠巖守芝（又因曾住大愚亦稱大愚守芝）。翠巖用他的見識拈評這則公案說：「南院雖然在幃幄裏運用計謀，決勝於千里之外，可是不幸土曠人稀，他向上第一義的境界因爲太高遠，所以能夠以心傳心繼承南院禪機的知音很少。」又風穴延沼禪師曾拈評說：「當

了得失兩邊，是絕對的一棒。這時這位僧却不服南院的這一棒，尙要爭辯，南院將他趕出去。這位僧後來到雲門禪師的會下去，將上面的情形告訴雲門的門人聽。有一僧問：「南院的棒打你，有折斷了沒有」。到這裏這位僧却被潑了冷水一樣豁然醒省起來。對！我錯了，才知道他自己的錯。這位僧便辭雲門趕回來擬向南院懺悔，但南院已經遷化了，換由南院的嗣法門人風穴延沼禪師住持。即拜見風穴，風穴却認得他即說：「莫非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的人嗎」。僧說：「是」。風穴說：「你當時是想怎樣才不服先師的」。僧說：「我當時好像是在燈影搖幌中走路一樣。」風穴說：「那麼你已經會了，我給你印證。」這是甚麼道理呢？這位僧回來祇說，某甲當初時好像是在燈影搖幌中走路一樣，爲甚麼風穴便向他說：你已經會了。這就是因爲能夠講得出在前所作是不對的人即是已經徹底明白了的人所致。

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的時候，南院不應該答他，候其開口時馬上打他，看他怎樣。」所以各位如果參得透南院打僧一棒後趕他出來這則公案，便能對本則僧和鏡清相見的眞意，自能見得透徹。園悟最後向座下大眾勘問說：各位怎麼樣，才能夠免受鏡清禪師罵爲草裏漢。雪竇禪師亦很欣賞鏡清的這句草裏漢，作頌在這裏。各位不妨仔細去參看。

（未完待續）